

邮箱:zzrbtzz@163.com 报料电话:5987770 5987771

(上接D1版)有的职工还不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因为他们上午还看到过他们的董事长,怎么会说去世就去世了呢?车间里,不知谁抽泣一声,几百人的车间一下子哭声一片,有的女工甚至悲痛欲绝,哭倒在地,拉不起来。

感情朴素的职工,一时之间承受不了措手不及的悲痛;他们无法接受的是这么突如其来地打击;他们无法理解,这么天大的不幸为什么会发生在与自己息息相关的董事长身上?高敬方董事长是他们十分敬重的领导,是他们亲近的长者,是他们敬佩的榜样,是他们赖以生存的靠山。几日吊唁中,益康集团所有中、高层管理人员都默默守护在高敬方的冰棺旁,他们不愿意离去,他们想为董事长守灵,他们想多看一眼这位慈祥的长者,是他们最奢侈的愿望。出殡前日和出殡当日,益康集团停产两日,让员工集中释放悼念情怀,大家统一送了两个花圈,题联:沉痛悼念敬爱的董事长。落款为:全体员工。

有位拄着拐杖的职工,尽管他步履蹒跚,身体状况很差,但他却坚持站在人群中,谁劝都不肯离去,神色凝重、泪眼模糊,他是位残疾人。十几年前,他生活不能自理,家庭生活又十分困难,曾经有些破罐子破碎的念头,是董事长不嫌弃他身残力弱,把他吸引到益康,做了一名光荣的益康工人,如今已娶妻生子,成家立业,生活十分幸福。但吃水不忘开井人,他怎么能够忘记董事长的大恩大德。

高敬方的儿子高肇林、高肇彬始终匍匐在冰棺旁,日夜守灵不肯离去,几天来已熬得筋疲力尽,悲痛地近乎虚脱但仍用自己所有身心呵护着父亲。有人动一下冰棺,他们都会小心地提醒:“轻一点,轻一点。”他们不想再让自己的父亲再受半点委屈;他们时常掀开冰棺,再望一眼父亲,为父亲整一整容貌,他们知道父亲是个严谨的人,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肯定也改不了那样的作风习惯。他们想让父亲的形象,即使到了另一个世界,也永远光彩照人。

高敬方,鲁南地区知名企业家。他从拉地排车干起,靠“让农民吃上吃得起的面包”这一梦想,以“几泥缸小麦,一个二手电烤箱”的小作坊开始创业,历尽艰辛,打拼出了一个有规模、有效益的益康食品厂;后来,又慷慨地、无偿地将净资产426万元的食品厂交给了南沙河镇政府;再后来,他一个小小的乡镇企业,竟吃掉了一个大的国营企业,山东省医学科学院实验制药厂;后又在国有企业改制的形势下,按照镇政府的要求,又重金收回了本是他捐献的食品厂。从1990年将企业无偿交公,到2000年又出资将企业买回,这充分反映了一个企业家的博大胸怀。现在的益康,已是一个集食品加工、药品生产、房地产开发、商贸流通于一体,总资产上亿元的省级大企业集团了。

高敬方所创办的企业之“企”,可以说是旗帜之“旗”,它是民营企业标志性的一杆大旗;也可以说是奇迹之“奇”,在鲁南地区就是一个奇迹,一个传奇!是他第一个(在这里补齐高敬方的几个第一)说起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兴起的企业不在少数,热热闹闹、轰轰烈烈亦不在少数,但大多昙花一现,各领风骚四五年,唯独益康,30年来,长盛不衰,勇立潮头,一步一个脚印的大发展。益康所走过的这30年路程,正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缩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剖面;像一部教科书,昭示着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某些规律性和特殊性。

高敬方先生去世第二天的早晨,枣庄市市委常委、滕州市委书记董沂峰同志得知了这个不幸的消息,他扼腕叹息、心痛不已、满腹悲伤,好半天没有说出话来。他本来要去外地考察,且行程已定,听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他断然推迟考察日程。他说:高敬方同志是我们滕州民营企业的一杆大旗,一代楷模。高敬方的去世,于公,滕州损失经济栋梁;于私,自己失去一位知己好友;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位重情义的市委书记都决定要去送高敬方一程。于是,董沂峰书记协同滕州市市长远义彬、滕州市人大主任杨位明、滕州市政协主席李健和开发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人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平凡书写伟大,低调折射品质,忠诚成就信念,无欲彰显豁达,奉献实现价值,精神支撑事业。”这是领导对高敬方一生给予的肯定,并要求全市人民把高敬方的可贵精神品质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滕州市各部委办局、政法系统、社会团体、乡镇、街道、企事业单位领导及社会各界分别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枣庄市人大、政协、相关部门委办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领导及社会各界分别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省人大有关领导代表省人大前来吊唁并送了花圈。

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物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科学研究院、山东大学药学院、中国药科大学药学院、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等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主要领导或派员前来吊唁。

世界杰出华商协会发来唁电并送花圈以示悼念。

国内1200余家业务合作单位派员前来吊唁或发来唁电。

其中,已退休的原枣庄市政协副主席、工商联合会主席王序晔先生,与龚锋民先生赋诗一首表达哀悼之情:

惊闻故方驾鹤去,
业界扼腕失楷模;

身立潮头开新路,
功成名就异谦和;

而今携手游极乐,
愿君常听益康歌。

远在北京的原枣庄人大领导李景河主任早上散步时,接到了一个高敬方走了的电话,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赶紧回家落实。本来是老伴已定下外出旅游,并已报了旅游团,定下当天就要出发的。他赶紧要求老伴退团,并当天就买票赶到了滕州。老朋友、老同事、老兄长的灵前,他悲痛欲绝。本来依据滕州官方的风俗,行个鞠躬礼,与遗体告别也就算了。但他长时间跪地不起,泪流满面,沉重地磕了三个头。

很多素不相识的赶来了,他们也想来看看滕州的这位名人,他们只要在灵前深深地三鞠躬,就感觉完成了自己的心愿,他们并不是把高敬方当做一个英雄来膜拜,而是把他当做身边的一个好人,朋友,这让我们重新认识了伟大这两个字。我们会觉得其实“伟大”并不是高高在上,遥不可及,就是平凡人在日常生活中,在别人需要自己的时候做出一种道德选择。“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伟大”的人绝对不会高高在上,他就在你的身边,他可能是你的邻居、你的同事,你的兄弟,但是就是这样普通的再不能普通的一个人,照样可以把“人”这个字写的墨迹饱满、酣畅淋漓,从而让你肃然起敬,而这样一个让你亲近又让你仰视的人,也会让你同时去检视自己的内心,你会刹那间发现,原来在你的内心深处也有同样的善和力量,这种感受就叫做“感动”,而这样的一位善人、好人去了,才能引起全城人的惋惜,才会引发一座城市在为一个人送别。

“投身报民恩,身死为国殇。”

高敬方的去世,对滕州震动太大了。

他是滕州的名人,他是滕州的财人,他是滕州的能人,他是滕州的善人,他是滕州的好人!

好人缘于人好。

好人终有好报。

永远做老百姓心目中的好人、亲人、能人、善人。凡得知消息的人无不为之感动、为之动容、为之震撼。

草木皆悲,花草含泪,举城哀痛,官民悼念,便是对您的最大回报!

“忠诚为党情系百姓,无私奉献爱满人间”;

“一生平凡撑起伟大事业,半世勤劳铸就无私大爱”;

“感天动地留得典范长存,高风亮节映照万古千秋”;

“郭河呜咽寄忠魂,哀泪悲思悼英雄”;

……

一幅幅长空飘舞的挽幛,诉说着人们的巨大悲痛,倾吐着人们对高敬方董事长的无限的哀思和崇敬之情……

高敬方就这样离开了他的亲人,他的朋友,以及他用三十年创下的事业。

英雄命短,天妒英才。上天这么急着把高敬方招去,难道是天堂也缺他这样的人,还是天堂也缺他这样的企业家?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高敬方先生走了,可是,他依然会留在我们心中那最深的地方!

一颗星辰的陨落

高敬方的去世,纯属一次意外。

意外的没有一点征兆,十分偶然、不经意之间倒下了,并且倒下后,就再也没能站起来。一个铁铮铮的汉子,一个最睿智的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栋梁,就这样轰然倒下了,倒下得那样突然,谁也没有想到,谁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那天,2012年9月2日,是个星期天。

那天,公司的多数人都回家休息了,高敬方还像往常一样,别人休息,他不休息,一大早就来到公司里。其实,公司里也没有什么事要他来处理,可他还是要来。他觉得,一天不到公司来,心里就不踏实,空落落的,他不知道不到公司去,还能干什么。高敬方是山东益康集团公司的董事长,是这个资产数亿的大企业的领导者、决策者、掌舵人,也是这个集团公司的创始人。从创建这个企业那天起,高敬方就没休过星期天、节假日,天天忙在公司里。

那天,高敬方一大早来到了办公室里,坐了一会儿,想处理一些事情,又一想,事情大多都交给年轻人了,自己尽量少一些干涉,只是拿出了下周的工作安排,考虑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问题,然后走出办公室,到厂区里转了一圈。一切正常,按部就班,井然有序,没有什么让他不放心的,于是他就离开了厂区。

走到大门的时候,高敬方碰到生产部经理刘敬洋。那天是刘敬洋值班。高敬方明知道一切正常,却还是不由自主地问道:“厂区怎么样?没什么事吧?”

刘敬洋告诉他,一切都很好。刘敬洋接着对他说:“董事长,厂子里有我值班呢,您放心,回家休息吧。”

看高敬方站在那里不动,刘敬洋有些心疼董事长,想让他休个星期天,就催促说:“董事长,我在这里,您还不放心吗?”

听刘敬洋这样一说,高敬方有些不好意思了。刘敬洋跟随他多年,既懂管理,又认真负责,有他在,他是最放心的。高敬方微微点了点头,表示放心,然后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此时,已是十一点多了,快到了下班的时间,想想厂区也没什么事,就说:“好吧,我回家休息,下午我就不过来了,如果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刘敬洋说:“行,您回家吧。有事我给您打电话。”

高敬方说完,笑着拍了拍刘敬洋的肩膀,刘敬洋感觉到,董事长拍他肩膀拍得很深情,有信任,有拜托,也有辛苦的意思。于是,刘敬洋感激地看了高敬方一眼,高敬方向他点了点头,然后便信步向家里走去。

吃罢午饭,高敬方舒舒服服地在家睡了个午觉。醒来的时候已经下午两点多了,他觉得非常舒服,十分精神。他心里想,中午能

睡到自然醒真好。可他从不记得能这么奢侈地躺在大床上睡过午觉。中午当然也有疲倦的时候,大多是趴在办公桌上,或窝在行驶的小车里边,用几分钟的时间闭目养神,或者用半小时的时间打个盹,然后接着工作。高敬方有个朋友,天天雷打不动地睡一个小时的午觉,他常常羡慕人家说:“你真有福气啊,天天能睡个午觉。”

那个朋友笑着说:“你也可以天天睡个午觉啊,可你偏偏不睡,怨谁?你就是有福不会享!”那个朋友说的一点不错,高敬方也有条件天天睡个午觉。益康集团是民营企,不像国有企业的老板,有上司,有制度约束着,做样子也得做,走过场也得走。民营企业的老板其实是最自由的,想歇就歇,想干就干,想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谁也不会干涉他、管束他。特别像他这样成功的企业,一切都理顺了、按部就班了,可以轻松自在当老板。

可高敬方觉得,总有干不完的事等着他,催着他,让他没时间睡午觉。高敬方这样不停地干,不是为了钱,他不是个爱财的人。退一步说,他就是停下来不干了,他那个八位数、九位数、甚至十位数的资产,也够他几十年花的了。他之所以这样不分黑白地忙活着、操劳着,是因为他的天性,他天性就是个认真做事的人,是个兢兢业业的人,不会偷懒,更主要的,还因为他的心大,他想把他的益康做成百年益康,做成企业航母。因此,他就比国有企业的老板忙,比别的民营企业老板也忙。

看着高敬方两鬓斑白,额上的皱纹一天天加深,精力和体力也不如从前,家里人都心疼他,都劝他不要这么个干法。按老伴刘家荣的想法,干脆退下来,休息。

前不久,老伴又劝他说:“你今年都六十岁了,不是小青年了,别干了,退下来,歇一歇吧。干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退下来吧。”

高敬方出生于1948年8月12日,到2012年的8月,其实是六十四岁,老伴说的65,是虚岁。我们这地方,习惯是说虚岁。无论虚岁,还是周岁,到了这个年龄,都该休息了。在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一般干部到了50岁,就“内退”休息,60岁正式退休。如今,他已六十多了,早该退下来休息,颐养天年了。有时,他也羡慕那些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休息”下来的老伙计们,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下下棋,遛个弯什么的,也挺不错。他曾经有感叹:当个退休老头真好!可他歇不下来,他觉得65岁,还正是干活的年龄,阅历也有了,经验也有了,还从早到晚精气神十足,不趁着尚能抓挠两下的时候,创造点社会价值,一旦不能动了,觉得有点对不起社会,对不起自己的这一辈子。

但岁月最无情,年龄不饶人,这是自然规律。多少像他这个年龄的人,血压高了,血脂高了,糖尿病了……现在人的这些个病,名目真多,比例也真高,据说哪一种病都能占到总人口的百分之多少,过了六十岁,差不多三五个人中,就有一个“三高”患者。听上去挺吓人的。儿女们也担心他的身体,多次让他去人民医院查一查,有时还托人给他找好大夫。可每到这时候,他都会想办法逃脱。他觉得自己能吃能喝,能蹿能蹦,不疼不痒,有什么病?查什么呀?自己的身体自己知道。年轻时,拉过排车,扛过大包,本儿壮着呢。

他就这样不休息,也不检查身体,不分黑白地操劳着他的益康。

那天,他难得想休息半天。

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午觉,高敬方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他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抓起了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往腋窝里一夹,和往常一样,快步向门外走去。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还没走出屋门,就被老伴刘家荣叫住了。

老伴大声:“你干嘛去?回来!”

老伴性格温顺,一向对他言听计从,很少干涉过他什么事,可今天老伴却大声叫住了他。高敬方猛地停住了脚步,意外地看着老伴。老伴坐在沙发上,微微地笑着,关切地说:“哎,看你慌得和没没三十似的,做什么去?没看到外边的正紧。”

他就这样不休息,也不检查身体,不分黑白地操劳着他的益康。

那天,他难得想休息半天。

睡了一个舒舒服服的午觉,高敬方觉得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他匆匆忙忙地洗了一把脸,抓起了挂在墙上的公文包,往腋窝里一夹,和往常一样,快步向门外走去。和往常不一样的是,还没走出屋门,就被老伴刘家荣叫住了。